

屯門傳統文化

紀錄冊

三聖篇

ONCE UPON A TIME IN SAM SHING

VOL.
1



活動簡介

屯門傳統文化紀錄冊 — 由一班青年人組成編輯團隊，走進屯門社區和鄉郊村落等地方，與長者進行訪談，發掘和了解他們鮮為人知的故事。透過文字和攝影，紀錄傳統社區生活文化點滴，讓屯門區內長者的生活和智慧得以被傳承。

文：歐陽家灝

三聖

香港 — 在成為大都市之前，其實是由一系列圍村及漁村組成。例如西貢、大澳等，都仍然健在。但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，漁業開始逐漸式微，而當中的水上人和捕魚文化都漸漸地消失，而三聖正是一個見證漁業發展和式微的地方。

三聖隨著社會的發展，慢慢地由漁村轉型為著名的海鮮市場和避風塘，雖然岸邊上還停泊著各式各樣的船隻，但漁業早已因為發展而式微。各式各樣的水上人和漁業文化都隨著漁業而消失，只有少數的由海上移居至陸地的水上人還努力保存和守護這些文化。當中滲透住各種理由例如維持生計，資源不足等都成為他們保存的動力。

這些關於文化傳承的問題，不單止發生在三聖邨的水上人身上，更發生在香港不同的獨有文化身上。不被接納、缺乏援助、只有少數人認識等原因都是傳承的問題，而且很多文化都被商業化，失去了原有的意義。而你會否曾經了解到這些文化背後的歷史和特色？

BEFORE

原是青山灣舊墟，
70年代初，新市鎮計劃開始，
土地增加，海洋的面積減少，
根據當地最具特色的建築 — 三聖廟，
而改名為三聖，公屋範圍名為三聖邨，
自此漂泊的漁民有了長久的岸，
在三聖落地生根。

青山灣變成三聖邨，
汪洋變成平地，
但依舊傍海，往昔的歷史亦仍然，
影響著這片土地，
孕育出獨一無二的「漁」特色。
三聖廟與天后廟屹立多年，
福澤三聖的人民，讓浮泊的心倍感親切。

AFTER



信仰

與大海

神明與海是三聖人心中不滅的兩樣。過去三聖人的肉體處身於大海，心靈寄托予神明；現在三聖人的肉體雖上了岸，但在生活的大海上，仍然乘風破浪，將心靈繼續托付於神明，於是，我們探索了天后廟、媽祖廟，那是往昔漁民出海前，「魂魄」的棲息之地。

天后廟 二嫂

天后廟的由來

1966年二嫂的太老爺受到天后托夢，吩咐其把天后也一同帶走。起初，太老爺不以為然，直到他生了好幾日病，才覺悟這是天后「發難」，天后生氣了，所以譴責太老爺。其後，漁船的透光玻璃亦是莫名碎裂開來，這亦讓太老爺明白到要到台山把天后接走。天后之所以會有這一系列的舉動其實是因為當時正處於「破四舊」時期，不允許人們信奉神明，而「神像」若不帶走則會被丟進海裏。太老爺亦受這一系列舉動所牽引，決定由澳門折返台山把天后請走。

當成功折返台山並請走天后時，太老爺亦一併帶回了2個鈴，1像菩薩以及1個由民國五年便一直流傳下來的香爐。

而天后亦在漁船上17年才離開。當時的漁船日益老化，已經開始入水，而且因為行駛得很慢，捕不了多少魚便被淘汰了，所以便向政府申請了地方以安放天后，這才開始有一個廟的雛形，而天后亦是在此時才離開漁船。直到屯門填海，政府要收地，才買了幾個單位以供奉天后。可好景不長，兩三年後，這短暫的寧靜又被打破了，單位要被收回，於是便遷移至現在這裏（三聖麒麟崗公園旁）。他們在這裏買了一間木屋，並在1986年向政府申請成為廟屋。一開始的時候規模並不像現在這樣，當時只是一間簡陋的木屋，直至到後來申請成為廟屋便開始精心打理，這才有了現在這一間廟屋。

文：邱焯樟

大門

正殿



財神

天后主神

天后

千里眼

順風耳

看我
順風耳
看我
千里眼

在香爐旁邊則有「左右護法」。左邊的為「順風耳」，右邊的為「千里眼」。



這個模型的原形就是當時那艘「媽祖」坐過的船。而當時「媽祖」就是在這艘船內的櫃待了17年。



門廳



大石隔壁的神像是太歲



太歲

一進入廟屋盈入眼簾的便是一個印着「佛」字的大石。
或許會有人認為這是風水石，但其實這是源於當初興建廟屋後方的大廈時，清拆到一半但最終沒有清拆掉，於是便留下這塊石。
而石上的紋路，亦是當初遷拆時所留下的。而巨石上面的那棵樹亦是相信有靈氣的。這棵樹十分高大，而且根亦很深。

白虎



黃大仙



一入來時，左手邊兩個像是黃大仙及白虎。

青三洲媽廟

正殿



給菩薩開過光的，寓意着有菩薩保佑。

這裏一共有103枝籤，每枝籤都對應不同的籤文。



中間的那座神像，是從台山請回來的。由檀木製成，是實心的，所以歷史較為悠久，臉便自然黑了。



右邊的那座是粉臉的天后像

各司其職



天后廟有三座神像，這三個神像都有自己的職務。有的是帶出去看大戲的，有的是天后誕時才會請出去的，有的就是帶出去施福的（例如：派米）。



關於接班人二嫂

二嫂在廟屋工作了26年，在1997年的時候開始來廟內幫手。在此之前她一直自己上班，但因為這是其太老爺的家業。於是她在97年決定辭去原有工作，承接家業，打理廟內的一切。

大同



「大戲」無奈沒落？

「大戲」一直都係天后廟會舉辦的一項活動，可是近年來卻越來越少見。到底其中的因由何在？二嫂說「六國大封相」是一直以來最為受歡迎的一輯戲。但因著種種原因，導致他們無法再舉行這項活動。首先，缺乏足夠土地空間。「大戲」需要一大塊土地，有足夠的空間才能舉行。但可惜社會對大戲的認識不足，一直未能提供合適的場地。二嫂一直在不同領域上周旋，卻無功而還。其次，是包容性。四周的鄰居總是投訴「大戲」帶來噪音，對這項傳統缺乏包容。加上疫情的緣故，造成舉辦的困難，要追溯上一次舉行這個活動的時間，已是2019年的時候。

談及大戲沒落，從二嫂的回答中聽出她的無奈。而我們作為年輕的一代，看見新時代的降臨，亦看見了舊事物的逝去，萬分感慨。

二嫂本來就有自己的工作，可是她卻義無反顧地回來幫忙接手廟屋、幫忙打理，將自己的大半生都托負於廟屋。在當時「男主外女主內」的社會風氣下，二嫂可謂是女性獨當一面的先鋒吧。而且自己支撐起一個廟屋實屬不易。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不斷地堅持，守護着廟屋。

女性本就有她們自己的能力，能力從來不是因為性別而決定的。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獨當一面的時候，而二嫂及根嫂就是這個時代女性開始獨當一面的最好證明。

根嫂和二嫂素不相識，她們的經歷不同，出身亦不同。但她們心中的毅力與堅守是一樣，令人敬佩的。接下來，讓我們走進根嫂的世界，了解她的故事。



根嫂

用船船品用網魚絲魚記根
具鈎莊

小異

從1952年乘風破浪 而來的寶藏——根嫂

文：陳嘉琪

20世紀60年代，香港人口不斷增加，政府為了緩和市區擠逼問題，發展屯門新市鎮，填海是計畫的核心過程，三聖邨就是填海而來的。

水生土長

我們採訪的主人公——根嫂，她的人生則恰恰與三聖邨填海緊密相連。填海之前，根嫂是在這片海域捕魚維生的水上人，她的童年乃至二八年華都是在水上、船上渡過的；填海之後，她十九歲上岸結婚生子，工作，開漁具店至今，已然五十年光陰。不論是汪洋還是黃土，根嫂都從未離開過這裡。

根嫂，1952年生人，母親跟她說，她與別人不同，她出生在大海之上，沒有接生婆，沒有醫生，只有搖曳不停的船兒和傾盡全力、隻身產子的母親。根嫂說那時候的水上人很多都是這樣產子的，很多嬰兒也因此與世界無緣，只能被丟去老鼠洲埋葬，成為大地的養分，後來老鼠洲進行工程時，還掘到很多嬰兒的屍骸。這讓人害怕，驚心動魄的出生背景讓我們對根嫂肅然起敬，心裡也暗暗感慨她的「幸運」。

水樣年華

問起船上的生活，根嫂說那是很久之前的世界了，記得自己與父母，和七個兄弟姊妹在船上，冬天的時候很冷，比現在的冬天冷得多，可還是要出海捕魚。家裏也沒什麼保暖的衣服，只能一大家子擠成一團取暖，「那時候不像現在，哪有什麼羽絨服呀毛衣呀，只有在母親生柴煮飯時，圍在火灶旁，看著火星子取暖。」說到這，她把身上的羽絨服裹緊。根嫂語氣艷羨，物質上的貧乏讓她的童年並不好過，讓我不禁想，倘若童年時已有這些，根嫂是不是會舒服很多，是不是會少一些遺憾，是不是會多一些溫暖。可看見根嫂提起父母、兄弟姊妹時的親切與笑容，我又明白了，因家境清貧而感到的寒冷，早已在童年時、家人相處時被親情捂熱、溫暖了。

問起船上的飲食，根嫂說在水上生活，食物最重要的不是味道，足夠耐放才是重點，父母會把米磨成年糕囤著，等要吃的時候再蒸。「年糕能放很久嗎？」「對，年糕能放兩個多月呢。」那萬一突然肚子餓怎麼辦呢，我心裡想，也這麼問了。「父母會常備餅乾，那時候可沒有公仔面和速凍燒賣，一煮就能吃那麼方便。」我腦子裡浮現著這畫面，八個飢腸轆轆的孩子圍在一起，伴著

海水的鹽味，吃下乾巴巴的餅乾。挨餓受凍——那是我們這一代難以想像的，我們甚至沒有真正感受過苦難，我們不需要發憤圖強也能不錯的活下去，因此我們沒有上一代的「飢餓感」，想要改善生活而產生的拼勁與決心，正消失於我們的群體之中，說不上是好事還是壞事。物質過盈，毅力卻不足。

「那時候這裡還有口井，小時候，我們的船每天都會靠岸停下，在那打水，供我們一大家子用，水得省著用」「那井是政府挖的嗎」「不是，是天然井，從我記事起它就在了，不過現在沒有了。後來方便了一些，可以直接開水喉就有水了。」這時，店裡來客了，根嫂熟練的招待著，幾分鐘便幫顧客挑好了需要的漁具。根嫂摸完漁具後，用塑料桶裡接來的冷水洗了洗手，那天天氣濕冷，那水寒氣逼人，根嫂依舊氣定神閒，眉不見皺。我想，水上的生活對根嫂而言，還是留下過一些東西的。



手



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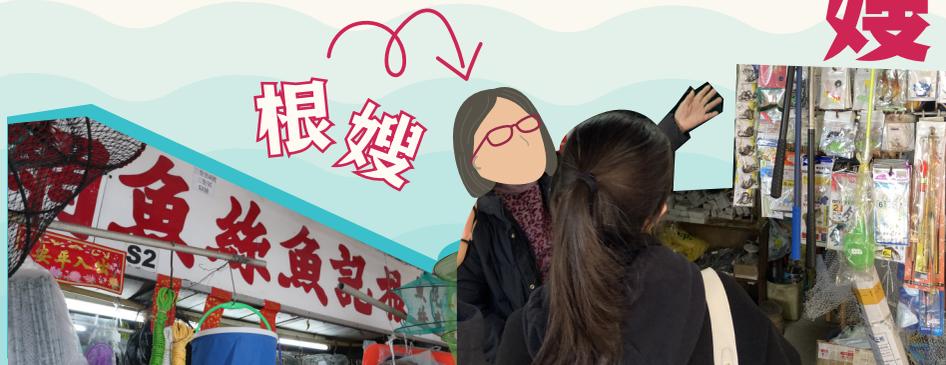


魚



網

根記魚絲魚網 X 根嫂



三遷離海

人生總是充滿著變數，這句話在根嫂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。二十未滿就離開了曾以為是全部的家船，上岸做過幫人煮飯、照顧孩子的工作，一天四元工錢。後來沒這些差事了，就跟丈夫一起開了漁具店。漁具店的位置遷了三次：最開始的位置在三聖舊警署，政府要在那裡進行工程，要求居民遷移，根嫂夫婦便背著孩子，用推車推著漁具、家當從海的一頭，走到海的另一頭。

第二次在老鼠洲，填海工程再度擴張，太近海邊，影響工程，根嫂不得不搬，好在襁褓之中的小娃娃已經長大，能夠替根嫂分擔路上的重擔。說來可笑，生於海上的孩子，現竟要避著大海往裡走了。

接著就是現在的位置了，店鋪規模不大，只有根嫂和女兒在，採訪過程中，根嫂不停的說著從前，女兒的手也不停的織著漁網。根嫂指著眼前的停車場說：「這以前是海，有很多很多的船。」我們很難想像，因為目之所及，只能看到一輛輛的汽車，一張張的車牌號。

我們回望根嫂的一生，發現與她的出身是如此契合。她好似從未離開過那艘船，生活風雨不停，她持船槳，拼盡全力的劃著，劃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風浪。而今看似輕舟已過萬重山，可生命如歌，不會這樣風平浪靜，風暴潮仍然毫不留情地向這位七旬老人襲去。

「疫」響

「疫情對店鋪，對您有影響嗎？」

「有，而且是很大的影響。」根嫂的漁具貨源在內地，疫情之下，生產、運輸成本不斷增加，漁具工廠難以生存，根嫂想進貨，也只能四顧茫然。況且疫情期間，人人自危，又怎會有興致釣魚呢？後來好不容易找到貨源，東主又要加租，加上微乎其微的收入，「根嫂有想過退休嗎？」

「如果租金還是不停漲的話，我確實也難以經營下去了，但現在還能撐一撐，我想應該還能撐一撐。」她言語之中的無奈讓人憐惜，她言語之下的堅持讓人敬佩。

「讓您一直堅持經營下去的動力是什麼？我看周圍的漁具店都不開了，只剩下一塊招牌了。」「是啊，那些店都被飯店租下放東西了。至於為什麼堅持，嗯……說實話，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，我經營了它36年，我想至少不應該輕易放棄它。」根嫂說不太清具體是什麼推動著她，可我卻大概能意會。在遲暮之年，能有多少東西是還能留住的呢？漁具店是根嫂與丈夫、女兒的心血，它是回憶的載體，它是根嫂人生的一部分，像老朋友一樣，像家一樣，是難以割捨，不忍割捨的。

識時務者

「根嫂，你上岸之後還習慣嗎？」我有些跳脫的問道「一開始不適應，後面習慣了。陸地上還是方便很多的，像身體不舒服什麼的，就醫也很方便，不像在船上，出海時不舒服也只能忍著。」「那屯馬線開了之後，生意有變好嗎？」「沒有，主要還是屯門的客人比較多，雖然現在進屯門方便了，可距離市區還是有一段距離

的，況且我這也不是什麼稀罕東西。」「這樣啊」「不過屯馬線開了還是很好的，雖然對我沒什麼大影響，可孩子們卻方便了很多，工作發展也更多機會了。」她語氣歡欣。

採訪的過程中，根嫂整個人都散發著平和淡然的氣場，談及過往，她並不悲情或激昂，她很平常的講述著自己，有問必答。時光鑄就了根嫂的從容不迫。

舊時代的人，卻讓我們感受到新時代的氣息。面對生活中的種種變化，我想我們都應該向根嫂看齊，事過境遷、世間變幻，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現象，我們也應順流而去，而萬變不離其宗，我們唯一可以控制住的，就是淡然沈著的態度與一顆百折不撓的心。這種啟發也讓我找到採訪和與人交流之間的意義——尋找心靈的寶藏。



文: Jacky

一方水土與一方人

張女士和她的丈夫是屯門土生土長的水上人。在三聖邨落成後“上岸”，正式成為三聖邨的第一批住戶。眾所周知，陸上的生活和船上的生活是天差地別的。被問及會否想重回過去的生活，張女士坦言剛剛在三聖邨落戶的時候有回到過去水上人生活的想法，不過她認為一切皆為時勢使然，無需過多的懷緬過去，看一步走一步便可以了。

另一位受訪者梁先生同樣是三聖邨的第一批居民。不過他的背景卻大有不同。他本來是和家人在新蒲崗居住的。在一些機緣巧合之下，舉家搬遷到當時尚是一片不毛之地的三聖邨。不知不覺間已經在三聖邨居住了超過四十年。在這期間，梁先生為了融入到三聖邨的社群當中，主動參與到互助委員會的工作當中，並成為了互助委員會的文書。談起印象深刻的經歷，梁先生非常自豪地表示，互助委員會一直以來都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比賽，碩果累累。也正是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三聖邨才得以形成互助互愛的鄰里關係。

三位老友記形容三聖邨是一個神聖而又富有人情味的地方。歷史悠久的三聖廟，三聖石帶來了豐富的歷史底蘊。睦鄰，互助互愛的精神則帶來了融洽的鄰里關係。以上種種，形成了今日之三聖邨。



天后廟



三聖石



三聖邨



三聖街





督印人：黃文恩

策劃同工：鄭稜耀、曾蘊兒

編輯：邱焯檸、陳嘉琪、歐陽家灝、陳家裕 | 出版日期：2024年1月 | 印刷數量：2000份

主辦機構



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
HONG KONG SHING FUNG HUI WELFARE COUNCIL

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-賽馬會青年幹線
H.K.S.K.H. TUN MUN INTEGRATED SERVICES - JOCKEY CLUB YOUTH EXPRESS

撥款資助



老有所為活動計劃
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roject

鳴謝：不朽傳者 |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長者鄰舍中心